

江湖一品郎（中）

女的佩剑，赶来双手紧握剑柄，照准杜小帅胸膛就要刺下。

突闻西门飞凤疾喝一声：“住手！”

同时射出一颗珍珠，“当”地一声将剑击落。

哇噻！珍珠居然拿来当作暗器，真有够阔！

西门小郎被震得双手发麻，回过头愤声叫道：“姐！你怎么……”

西门飞凤冷声斥道：“我只答应你废了他的武功，并没有说可以杀他！”

杜小帅一听，干脆装出毒酒药性发作，并不向黑白双怪出手反击，只是发出痛苦的呻吟，全身还不停地抽搐，就好像患了羊癫疯，装的真象那么回事。

其实，小伙子是看杨心兰受制，本想假装毒酒药性发作，使这七怪疏于防范，再出其不意地扑向西门飞凤，来个擒贼擒王。

只要把这娘们制住，还怕那“丑怪”不放下杨心兰！

可惜算盘虽打得好，偏偏老叫化扯后腿，既救不了杨心兰，更救不了他，反而帮了倒忙，现在只好将计就计了。

那知丘昆竟不理西门飞凤，沉声道：“兄弟，咱们不必听她的，把这小子打发了，好向老大交待！”

丘仑应道：“对！否则老大会怪咱们……”

西门飞凤霍地站起，怒道：“在黄花岛上，谁敢不听我的！”

丘昆理直气壮道：“西门岛主，咱们此来是为了小郎武功被废，要替他讨回公道，可不是来投靠你，凭什么要听你的？你最好搞清楚……”

他的话尚未说完，就听西门飞凤喝令道：“七煞女听令，谁敢违抗我的话，一律格杀勿论！”

七名黄色劲装少女齐声恭应，掠身击出时，剑已出鞘，只有其中的一人剑被西门小郎抽去，徒手摆出攻击的架势。

躺在地上的杜小帅看在眼里，突然对西门飞凤发生了极大的好感，想不到这娘们为了阻止黑白双怪杀他，竟不惜跟这七个怪物翻脸，蛮性格的嘛！

小伙子真能搅和，表情逼真地哀叫道：“西门岛主，反正我的武功已失，活着也没意思，就让他们杀了我吧！何必为了我，使你们窝里反……”

嘻嘻，这小子分明是在煽火嘛，高竿！

西门飞凤果然怒声道：“哼！谁跟他们是一个窝里的，他们还不配！”

丘昆也恼羞成怒道：“西门岛主，你以为黄花岛上人多势众，咱们就怕了你不成？”

西门飞凤冷声道：“哼！如果你们不怕，就不妨试试！”

西门小郎这下可急了，一边是他的姐姐，一边是他的七位师叔，而事由他起，帮哪一边说话都不行，只好两边打躬作揖道：“姐，各位师叔，大家都是自己人，有话好说，何必……”

西门飞凤高声叫道：“小郎，没你的事，站开一边去！”见西门小郎站着不动，又怒道：“听见没有？”

西门小郎无可奈何，只好一边凉快去，心知西门飞凤是一片好意，惟恐双方动手起来伤了他。

西门飞凤接着又道：“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在黄花岛上，一切就得听我的。”眼光一扫，向仍然倒提着杨心兰的花平喝令道：“把那姑娘放下！”

花平可不吃她这套，一双鼠目眨巴眨巴地道：“嘿嘿，好大的口气！咱们可不是阴阳双剑，误饮了你的‘黄花消功散’毒酒，武功尽失，又中了你

的‘勾魂符’，非听你的不可啊！”

躺在地上的杜小帅心中冥想：我就说嘛，阴阳双剑是着了这娘们的道儿，否则那会突然变成了窝囊废。

但是，他们怎会落在这娘们的手里呢？……

尚未想出答案，一名黄衣少女已发难，娇躯暴射，挺剑向花平刺去。

花平能名列“祁门八怪”之一，当然也不是弱者，他把那被踢掉的折扇就是兵器，一那黄衣少女挺剑刺来，干脆将倒提着的杨心兰当作兵器迎敌。

只见他双手提住杨心兰的两只足颈，连连几个大旋转，使她整个娇躯平飞起来，又象坐上了“太空飞车”。

这一来，黄少衣女唯恐误伤了她，被逼得无法近身。

花平正觉十分得意，刚狂笑出声，突闻他发出声惊呼，停止了旋转，身子摇晃几下，不由自主地撒手放开杨心兰，人也“咚”地仰面栽倒。

原来，他的眉心嵌了一颗黑色珍珠！

以珍珠当暗器的，只有凯子娘——西门飞凤！但她是何时出手射中花平的，却无人见到，甚至包括花平本人。

其他六怪一见花平倒地不起，全傻了眼。

杨小那是个老怪胎，有其父必有其女，他的女儿当然是个天生的小怪胎。

杨心兰这时已明白杜小帅是伪装中毒，功力尽失，她这一下摔的不轻，索性也躺在地上不动了，以免让小伙子穿帮，两人干脆“排排睡”！

崔不醉上前一看，这才发现花平的眉心嵌着一颗黑色珍珠，不由地惊叫道：“西门岛主杀了老三！”

其他五怪大惊，包通天怒问道：“西门岛主，是你下的毒手吗？”

西门飞凤微微点头道：“不错，谁敢在我黄花岛放肆，他就是榜样！”

在“祁门八怪”中，若论功力，花平仅在老大“血怪”尹风之下，与“酒怪”崔不醉在伯仲之间。

竟然一眨眼，就丧命在那娘们的一颗黑珍珠下，包通天哪还逞强。

他倒很会用心机，自己惹不起那娘们，把脸一转道：“崔老二，老大不在你是头儿，你怎么说？”

崔不醉暗自估计情势，合他们几怪之力，对付西门飞凤应无问题。但他们来黄花岛作客的这些日子，已知道这娘们手下的“七煞女”，虽然年轻貌美，却个个都是冷酷无情的杀手。而且武功是由西门飞凤亲自传授，再经过严格训练和调教，对那娘们唯命是从，忠心不二。

如果单打独斗，她们自然不是几个怪物中任何一人的对手。但岛上有好几百男女，个个都会武功，除非能制住西门飞凤，否则他们绝对难以全身而退。

崔不醉装出犹豫不决道：“唔……今日之事……”突然把心一横，出其不意地转身扑向西门飞凤，张口射出一道酒箭。

几乎是同时，弓弼射身而至，出手如电地一掌照他背心攻到。

西门飞凤只一晃身，避开了酒箭，崔不醉却结结实实捱了一掌，张嘴“哇”地喷出一大口鲜血，整个身子向前扑跌出去，趴在地上不动了。

几个怪物虽知这位弓总管会武，但万万没有想到，他的身手如此了得，尤其功力这等深厚，居然一掌能将崔不醉击昏！

这一来，谁还敢轻举妄动？又不是活腻啦！

忽听西门飞凤喝令道：“弓总管，送客！”

弓弼恭应一声，转向几个发楞怪物道：“各位，请吧！”

几个怪物一听西门飞凤下逐客令，简直如获大赦，那敢怠慢，忙不迭由黑白双怪上去，一个扛起花平的尸体，一个扛起重伤昏迷的崔不醉，狼狽含恨向外走去。

西门小郎过意不去，忙跟上前叫道：“各位师叔……”

走以最后的“小妖怪”袁化，回身就是“五百”，搥得西门小郎跌得四脚朝天，有够狼狽的。

七名黄衣少女一拥而上，只听西门飞凤喝阻道：“让他们去吧！”

七煞女这才按兵未动，目送几个怪物匆匆走出了大厅。

老叫化是“华盖穴”受制，躺在地上无法动弹，杜小帅和杨心兰却是装的。偏偏小伙子还假戏真做，仍在那里呻吟不绝，好象十分痛苦。

西门飞凤回了她的宝座，冷哼一声道：“你小子也知道散功的滋味不好受了？”

杜小帅心里笑抽一肠，表面上表情逼真地愤声道：“你娘咧！散功还会好受，以前我又没散过功，当然不知道！你为什么不开杀我？”

西门飞凤道：“因为你也未杀我弟弟！？”

杜小帅已经笑得肠子打结，但仍装得很痛苦地道：“哼！你倒很会算帐，该去做帐房！”

西门飞凤置之一笑道：“我一向恩怨分明！”

杜小帅眼珠子一转，诡道：“那我放你弟弟走，你也该放咱们走了吧？”

西门飞凤道：“放心，我不会强留你们的。但你们武功已失，如果现在让你们走，万一那几个怪物还守在湖边，你们只有死路一条。所以嘛，你们得在这里留一天，明日才能离去。”

杜小帅一心急于离去，不耐烦地道：“那倒不必你鸡婆了，咱们……”

西门飞凤断然道：“在这岛上，你们就得听我的，否则就会象花老三的下场一样！”

杜小帅不愿再大开杀戒，用“毁天灭地”对付他们。同时觉得这娘们虽然霸道，倒能恩怨分明，还算不错。只好装出无奈地叹道：“好吧，既然西门岛主这样好客，咱们就……”

话尚未说完，送那几个怪物出去的弓弼，已匆匆回厅，快步走到西门飞凤身旁，恭恭敬敬地向她轻声耳语一阵。

只见西门飞凤微微点了下头，冷声道：“不必管他们了，我既敢做就敢当！你去替那老叫化把穴道解开，送这三个人到客房去，未经我同决，任何人不得离房，否则格杀勿论！”

弓弼恭应一声，便去替老叫化解开穴道，带了八名黄衣壮汉，押着老少三人，象押解犯人似的出了大厅。

出了内院宫庭大门，来到外面大院，弓弼将老少三人带到右边走廊的客房，把杨心兰、杜小帅和老叫化，分开“请”进紧邻的两个房间，留下八名黄衣壮汉，并且警告道：“岛主刚才交待的话，你们都亲耳听见了，不用我再重复啦！”

说完迳自离去。

老叫化愤然将房门重重关上，破口大骂：“他奶奶的！把咱们当犯人……”

杜小帅干笑着：“嘘……小声点嘛，又不要你唱男高音，干嘛那么大嗓门。”

老叫化不服道：“嗓门大又怎样，就是要让他们听见！哼！谁怕谁？”

杜小帅故意唉声叹气地大声道：“你当然不怕，反正那么大把年纪啦，活也活够本了。我的武功已失，年轻还轻，又没讨老婆，还想留着小命多看看这花花世界呐。”

老叫化急轻声惊问道：“小兄弟，你不是真的武功已失吧？”

杜小帅俏皮地皱了皱眉头，道：“你说呢？”

老叫化黠笑恍然大悟，若释重负地笑了起来。

就在一老一少笑的得很得意时，忽听门上轻敲两下，杜小帅忙

向老叫化施个眼色，走向前门道：“谁？”

房外应道：“杜兄，是我韩森。”

杜小帅忙开了房门，让韩森进来，随即将房门关上，瞄着他道：“韩兄，你怎么来了？”

韩森又瘪又窘道：“那娘们只不许你们出门，可没禁止人进来啊。”

老叫化上前愤声道：“他奶奶的！你们这两个没出息的混球，怎么……”

韩森正色道：“不瞒二位说，我是‘假传懿旨’，告诉守在外面的那几个家伙，说是那娘们命我来见你们的，时间不多，我得赶快把话说完。”

顿了顿，他接下去说道：“那夜我和雷行喝醉了，天快亮才醒来，你们已经早走啦。咱们见了杜兄留下的字条，立即赶往苏州，那知在杭州一家酒馆里，无意间听到邻桌有向个奇形怪状的人，跟一个年轻人提到杜兄……”

杜小帅轻弹耳朵，问道：“可是西门小郎那小子，跟那几个怪物？”

韩森点了下头道：“不错，就是他们。当是听他们谈话，好象急于找杜兄，说是在钱塘江附近一带找遍了，未见杜兄的影踪。我以为他们是杜兄的朋友，就过去跟他们招呼。说出杜兄已去苏州，跟咱们约好在‘如意赌坊’见面。他们一听，就跟咱们一见如故，表示不如结伴同行。

咱们那么他们的诡计，一口就答应了。谁知出了杭州城不远，半路上他们突然出其不意地，点了咱们的穴道，等咱们清醒时，已经被带到这里来……”

老叫化责备道：“你们这两个糊涂虫，又不认识他们，怎么把小帅的行踪随便告诉人，还答应他们同去苏州！”

韩森沮然道：“当时咱们哪会想到……”

杜小帅摇了摇头，瘪道：“过去的已经过去，吃‘后悔药’也没用，后来怎么样？”

韩森道：“后来那娘们来了，亲手为咱们解开穴道，并有一向咱们道歉，说是出于误会，摆了酒席要西门小郎那小子陪罪。他奶奶的！谁知酒里做了手脚，咱们才喝了一杯，就功力散尽！”

杜小帅和老叫化齐声骂道：“你娘咧！”

韩森激动地恨声道：“这还不算，那娘们又在咱们背上贴了‘勾魂符’！当即扒开衣服，露出背上一张手掌大小的黄色纸符。”

杜小帅双眼猛眨，瞪着它道：“这是什么鬼东西？”

韩森愤声道：“这鬼玩意贴在背上，每隔十二个时辰，就得服一次‘回魂水’，否则就会全身痛苦的求生不得，欲死不能。所以咱们不得不……”

不等他说完，杜小帅一脸煞气，伸手道：“你娘咧，我来替你揭掉！”

韩森一见他当真伸手来揭，吓得急忙避开道：“使不得，这玩意一揭下，我就当场没命啦！”

杜小帅惊问道：“有这么厉害？”

韩森深深叹了口气道：“否则的千方百计，咱们怎会……唉！命该如此，不必去揭它了。我冒死前来见你们，就是希望你们尚未被贴上‘勾魂符’前，赶快设法逃走。因为那‘黄花消功散’太霸道，必须过了十二个时辰，才能再贴‘勾魂附’，否则必死无疑。那娘们故意留你们一天，一定没安好心，大概就是要替你们贴上‘勾魂符’啊！”

杜小帅抽翘嘴角：“你娘咧！我还以为那娘们心地不错，当真怕咱们遇上那几个怪物呐，原来是打的这个鬼算盘！”

韩森忽问道：“杜兄，你不是真的武功已失吧？”

杜小帅不知他问这话的用意，眼珠子滴溜溜地转着，没有答话。

韩森郑重其事道：“杜兄不必多疑，据我所知，服了‘钱塘江血龙’的血，可以百毒不侵，况且杜兄还服了它的内丹，应该不致中毒。关于血龙之事，咱们并未向那娘们泄露，她不可能知道杜兄是伪装的，果真如此的话，今夜你们赶快设法……”

正说之间，突闻一阵急促杂乱脚步声奔来，顿使韩森神色大变。

“砰”地一声，房门被踹开了。出现在房门口的，正是弓弼，带了十几名黄衣壮汉。

只见这位总管怒容满面，厉声斥道：“我说怎么一眨眼就不见了你这小子的人影，果然是溜到这里来了，居然敢假传懿旨！你大概不想活了吧？”

韩森居然出奇地镇定道：“弓总管，你说的一点不错，我是没打算活了！”转向老少二人一抱拳道：“杜兄、李老前辈，咱们有缘来世再见！”

说完，比快的出其不意一头撞向墙上，顿时头破血流，倒地气绝而亡！

杜小帅眼巴巴的看着韩森一头撞死，自己站在一旁却来不及救，心里那份痛苦就甭提了，对他来说，就跟人是他害死的没两样。

加上弓弼那副盛气凌人的嘴脸，看了更令人毛火。恨不得踹他两脚。

这家伙持名帖去酒楼时，那种低声下气的模样，跟现在拽成二百五的样子，简直是孪生兄弟（非同一人是也！）

他见韩森倒在血泊中，不但一点反应也没有，连眉头都未皱一下，反而幸灾乐祸：“哼！如果我是你，早就一头撞死了，何必趴在地上学狗叫！”

杜小帅真快气炸了，冲上前喝怒：“你是不是也想叫几声？”

弓弼狞笑：“我用不着学狗叫，只怕你小子……”

狂喝声中，杜小帅迎面就是一拳。

弓弼以为小伙子功力已失，凭他的武功，这一拳主不象是蚂蚁咬一样，不当一回事，不闪不避，只是暗运功力，打算给这小子吃点苦头，尝尝他的厉害。

那知这一拳击在脸色口，竟似被一只百斤重的大铁锤击中，使他运足的功力硬被逼回。只听他发出一声沉哼，口喷鲜血，“蹬蹬蹬”地连退三大步。

还好他功力深厚，如果换了个底子差的，捱了这一下，不去向阎王爷报到才怪！

弓弼吓得屁滚尿流：“你，你小子功力未失，是装的……”杜小帅那有功夫跟他废话，揉身而上，当他是“肉砧”（切肉的）地来个双掌齐发。

“给你死！”

弓弼已受了内伤，那还敢硬碰硬，急向那些黄衣壮汉喝道：“大家一起上呀！”自己却直往后退。奉命守在客房外的八名壮汉，加上随弓弼赶来的十几人，二十几人一拥而上。竟被杜小帅发出的凌厉掌力，打得人仰马翻，东倒西歪的撞跌作一堆。

老叫化也动作快速，亮出了打狗棒，刚要叫出杨心兰，她已从房内冲了出来。

他们这老少三人默契，已经培养出来了，那会傻得等，那些黄衣壮汉爬起，三步作两步向庄院大门口冲去。

弓弼知道，凭他是没得拦，赶紧奔向里面求救去啦！

老少三人一冲到大门外，就跟守在庄院大门的几十名黄衣壮汉干上了。

这些壮汉身手是很不错，只可惜遇上了杜小帅，注定了悲哀的命运。

杜小帅一马当先，断魂剑已出鞘，想不用地施展出“毁天灭地”。

阳光用射下，剑锋化作一片灿烂夺目的彩虹，仿佛无数把利剑同时攻出。

只听见惨叫声不绝，血雨迸射，飞洒满天，就见十几名黄衣壮汉纷纷倒地不起，全部摆平。

其他人那见过这样霸道的剑法，一剑出手，竟有如此惊人的威力。要不是亲眼见到，打死他都不相信。

杜小帅觉得杀这些人一点也不过瘾，露了这一手，风凉笑着：“要命的就快让路，随人顾性命啊！”

那些壮汉早已吓得魂都没了，裤底一包，谁还敢硬充好汉。一见老少三人冲来，没命逃开去啦！

三人刚冲上九曲回桥，便听到身后人声沸腾，回头一看，七煞女已领着

二三十名黄衣壮汉，冲出了庄院大门，飞身直追而来。

杜小帅冷静地道：“老哥哥，杨姑娘，你们先走！”

老叫化应了一声，便拉了杨心兰向湖边浮台奔去。

杜小帅比帅似的，居然归剑入鞘，笑声迎人。等到那批追来的男女将近桥头，才运足真力，双掌齐发，轰向桥身。

只听轰然一声巨响，势如石破天惊，接着一阵“劈哩啪啦”，桥身已被小伙子的骇人掌力震断。

就在桥身断蹋下去时，杜小帅一个倒纵，已向后飘出两丈之外，脚点在栏杆上，瞪眼道：“你们替我转告西门飞凤那娘们，给我好好的厚葬韩森，还要放了雷行，否则我就跟她没完没了！”

说完又一个倒纵，凌空回身，直向浮台掠去，只见个起落，已追上了老叫化和杨心兰。

桥头上的那些黄衣男女，全被吓得成肉呆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
那般华丽画舫早就不知到那里去了，大概是奉命“送客”，载那几个怪物走了。

好在湖边停泊有十几艘小型快船，老少三人也学唐云萍那日的“步数”（办法），只留一艘，将其他的全部打了个洞，让它们浮不起来，悠哉游哉地跳上船，解开缆绳，飞桨划向湖中。

回向向沙洲上看去，那些黄衣男女还呆在桥头，没有一个敢飞越断桥追来。

划至湖心，遥见那艘华丽的画舫正转头迎面驶来。

杜小帅捉弄谑笑：“你娘咧，要骚包是不是？本少爷就让你‘骚’个够，‘骚’得去洗澡！”

杨心兰最是唯恐天下不乱：“对！要她心痛好几天！”

杜小帅立即把桨交给她，站到船头上去。

画航的气派确实够嚣张，单是划桨的就有八名黄衣大汉，分列左右两舷，船头船尾还各站了两人。

因为距离还很远，画航上的人无法看到小帅的情况，却见老少三人乘着快船迎面而来，而且后面并无人船追赶。

船头上的一人便觉诧异：“老于，岛主怎么把这三个人放走了？”

老于随口道：“他们武功都废了，留着象上次那两外窝囊废一样，浪费粮食啊！”

先开口的那人又道：“老叫化跟那小子是没用，那穿红衣服的姑娘留下来嘛，用处可大着呐！”

老于淫笑：“对啊！老郑，反正这三个人武功已废，没路用了。咱们把他们弄上船来，那小妞儿长的有够‘水’（美），让大家痛快痛快，你看如何？”

老郑比较胆小，担心地：“这……万一让弓总管知道，去向岛主打小报告……”

色胆一向包天，老于弄笑：“放心，只要大伙儿嘴紧一点，回去不要乱说，弓总管不会知道的。”

老郑还没拿定主意，载着老少三人的快船已近。

老于故意喝问：“呔！你们想开溜吗？”

杜小帅捉笑：“西门岛主放咱们走的啊！”

老于“哦？”了一声，不怀好意地向老郑使了个眼色，又打了个手势，示意八名壮汉停桨，然后不可一世地叫道：“把船慢慢靠过来，三个一齐上来让咱们搜一搜，别想顺的和牵羊偷了些什么走！”

祉小帅就是要这样，邪笑：“是！……”

杨心兰加了把劲儿，三下两下，快船就接近了画舫。

杜小帅已暗自运足十成功力，就在两船相距不到一丈时，突然大叫一声，单掌猛向画舫船头劈出。

只听轰然一声巨响，船头已被击出七八尺方圆的一个大洞，站在船着的两个家伙，被震得弹起好几尺高，重重摔在甲板上。

顿时，湖水涌进了船舱，船头已向下倾，船尾则逐渐翘了起来。

画舫上一片惊乱，够精彩的！

眼看画舫已没救了，杜小帅不禁风凉笑着：“你给我拽！各位，你们可以下水好好泡个澡了，慢洗啊，失陪啦！”

随即跳下船舱，从杨心兰手中接过双桨，飞快地划了开去。

才划出数丈外，便见画舫上的黄衣壮汉已纷纷入湖中，船也很快沉了下去。

老少三人仰天大笑，总算出了口鸟气！

快船速度极快，不多时便抵达湖边。

三人跳上岸一看，那辆华丽马车早就不知到那里了，却见那赶车的壮汉被撕成两片，五脏俱出，鲜血满地，死得既惨又难看！

甬说啦，马车是被那几个怪物夺走了。

老叫化见状，瘪笑：“他奶奶的！想不到这几个怪物，杀人这种杀法，真惨。”

杨心兰嗔道：“我差一点被那个丑八怪摔死，咱们去追那几个怪物！”

杜小帅正有此意：“对！别让他们跑了。”

老叫化来不及劝阻，这两个宝贝已经勇往直前，冲啦！他只好摸摸鼻子，跟在屁股后面。

一口气追出了好几里，连马车的影子也没看到，更甬说马车了。

前面正好是个三岔路口，杜小帅只好紧急刹车，停下来察看路上的车轮痕迹，才能确定那几个怪物往那里逃……也不算是逃，往那里走了！

那知三条岔路上，竟然都见不到车马痕迹。

杜小帅笑得甚瘪：“这怎么可能，难不成马车会飞啊？”

老叫化赶上来讪笑：“马车不会飞，是你们走错了方向，这三条路右边是往大茅山，中间通往陵关，左边是去小丹阳。而那几个老怪物的老窝在祁门，跟咱们走的方向，刚好是从天差到地，想追到他们，简直笑话。”

杨心兰瞪眼：“老酒鬼，你为什么不早说？”

老叫化苦笑道：“我还没来得及开口，你们就已经跑了那么远……”

杜小帅干窘直笑：“算啦，谁教咱们对自己的‘方向感’这么有信心，吃了这么大个‘瘪’！”

杨心兰白了老叫化一眼，跺脚道：“哼！便宜他们多活几天，早晚要他们好看！”

嘿，癞蛤蟆打哈欠，好大的口气啊！她忘了被人抓住两只脚时，差一点撕成两片的糗样了。

三人既然决定，有空再去算这笔帐，顺便讨点利息，闲着没事，就继续

寻找唐云萍母女吧。

但人海茫茫，上那里去找她们呢？

尤其是唐云萍在西洞庭山，杀了“骷髅七友”，却不愿见他们，自己划船走了也就算啦，竟然还砸破他们的船，想让他们来个“荒岛流浪记”，就实在叫人想不通，搞不懂究竟是为了什么。

三岔路口，走那一条路？有杜小帅在，还怕没点子可用！

他摘了三根通心草，做成三戴不同的长短，最长的代表左边那条路，最短的代表右边，握在掌中让杨心兰抽出一根。

结果她抽出不长不短的那根，决定走中间那条路。

走出不远，已到了秦淮河的支流。

杨心兰突然心血来潮，提议道：“帅哥，咱们干脆雇艘船，到金陵去玩一玩，好吗？”

杜小帅对玩是很有兴趣啦，可是唐云萍母女不知去向，那有心情。但也不想扫她的兴，笑笑道：“金陵有什么好玩的？”

杨心兰可来劲儿啦：“嘿！金陵好玩的地方可多着呐，光是说，三天三夜都说不完，别说去玩了。尤其是秦淮风月……”

本想大谈特谈一番，但想到自己究竟是个“女人”，形象得顾紧一点，这方面的事……不可说！

老叫化江湖可不是混假的，早就看出，杨心兰对杜小帅很来电。更知道这个“夹心饼干”有够碍眼，不如趁这个机会，把他们送作一堆，让他们单独相处。

附和道：“对！要闯江湖不去金陵见见世面，那就等于白混啦！”

杜小帅脱眼斜笑：“老哥哥，你也想去金陵？”

老叫化撇了杨心兰一眼，惹笑：“我？我是想去，不过，今天在‘春风得意楼’，听那些人，听那些人说，九大门派都接到了‘一统帮’的‘生死帖’，虽然没有提到丐帮，但丐帮是天下第一大丐也，大概也少不了的。所以，我想赶回君山去看看，说不定帮主正在到处找我呢。”

杨心兰憋想：“黑皮奶奶！你这老酒鬼，总算通气了！”但她嘴上故意说道：“你让我跟帅哥两个人去金陵？这……”

老叫化瞧她那假惺惺的样子，截口讪笑：“我这位小兄弟是正人君子，你还怕他吃了你不成？”

杨心兰瞪眼糗笑：“哎呀，人家不是这个意思……”

杜小帅没心情看两人“演戏”，懒洋洋地道：“这样好了，咱们陪老哥哥一齐去君山。”

老叫化忙道：“不不不，君山是丐帮的‘老窝’，带外人去不方便……”

杜小帅捉笑：“咱们到了君山，不跟你去‘窝’里，在附近等你总成吧。”

老叫化又不能做得太明显，偷瞄了杨心兰一眼：“这……咱们先到了秣陵关再说吧。”

杨心兰觉得乱失望一把的，而不爽又不能摆在脸上，只能瘪在心里。

老少三人沿着秦淮河，向秣陵关而去。

秣陵关在江宁县南方，它可不象“山海关”“雁门关”“玉门关”什么的，是边防关口，只不过是镇而已。

进了镇，才想到找个饭馆打尖，突见迎面走来几个乞丐。只有一个年纪较大，看样子大约四五十岁，其他都是不到二十的小叫。

中年乞丐的眼尖得很，老远就认出了老叫化，忙赶步奔来，上前双手一抱拳，执礼甚恭地道：“李长老，咱们找你老人家找得好苦，总算……”

老叫化抓抓头皮，歪头想了半天：“哦，哦，你好象是江宁堂口的……对了，你叫白大顺，大家都叫你‘慢半拍’的对不对？”

白大顺尴尬地瘪笑：“李长老的记性真好，但晚辈这回可不敢慢，一得到消息就往溧水县赶去。结果……结果还是慢了半拍！”

杨心兰憋了半天，最后还是憋不住，“扑嗤”一声笑了出来。

白大顺这才注意到她，惊诧道：“这位姑娘象是，是……”

老叫化那能让他认出杨心兰，否则待会儿可就惨了啦！忙接道：“白大顺，你急着找我干吗？”

白大顺瞄了杜小帅一眼，大有顾忌，上前两步，向老叫化咬了一阵耳朵。

杜小帅一弹耳朵，捉笑：“老哥哥，发生了什么大事？”

老叫化正色道：“敝帮的副帮主已在江宁，通知了江南一带的分舵，急于跟我见面，看情形很可能跟‘一统帮’有关吧。”

杜小帅瞄了瞄杨心兰，笑得有点干：“老哥哥，你去江宁，那我和杨姑娘……”

老叫化惹笑道：“我能把你们甩了吗？走吧！”

于是，一大伙人出了秣陵关，便直奔江宁。

秣陵关距江宁不过二十来里，不需施展轻功，以他们的快脚，要不了半个时辰就到啦。

天色已入暮，老叫化先找了家客栈，把杜小帅和杨心兰安顿下来，才随着白大顺等人，前往丐帮的江宁分舵。

已经是掌灯时分，该吃晚饭了。老少三人在“春风得意楼”中午那一顿，被弓弼持名帖邀去黄花岛，根本没吃什么。又在岛上来个“大车拼”这下儿可真饿了。

杜小帅一坐下，就召来伙计，点了不少菜，还要了二十斤酒，打算跟杨心兰痛痛快快地干他一顿。

那知这位大小姐，不知是那根筋不对劲，自从出了秣陵关，一路上就噘着嘴，一副死人样，好象每人都欠了她几百万似的。

不过，这也难怪，当初她跟杜小帅无意间相识，那时她是女扮男装，打扮成邋邋的小叫化，彼此居然还能一见如故，弄个拜把兄弟玩玩。

回了大漠趟，再以本来面目出现，本以为杜小帅不被她迷死，也会“哈死”！想不到他反而无动于衷，眼睛“拖窗”，看不到怎么这大美人！

这是什么跟什么嘛！

早知杜小帅这么“翻雄”（反常），她就继续扮成“杨弟”，跟他胡乱打屁，吹牛罗！

尤其这些日子以来，杜小帅心目中，似乎只有唐云萍母女，有时还会念着李圆圆，根本就没把她放在心上，甚至没有把她当个少女！

真奇怪，难道她长得不够“水”（美）吗？

真是叫她瘪透了心啦！

杜小帅可设想到这些，酒菜一上桌，便迫不及待地斟满两碗酒，捉笑：“杨姑娘，趁老哥哥不在，咱们喝个痛快，否则二十斤酒还不够他一口哪！”

不料杨心兰冷冷地道：“那怕什么，你有的是银子，大不了来一百斤，醉死他个老酒鬼！”

杜小帅碰了个大钉子，还是不死心，笑得很甜地道：“不去管他了，他去丐帮这里的分舵，还怕没酒喝吗，咱们喝咱们的好了。”

说完便端起碗来。

杨心兰却闹起别扭：“我不想喝，你自己喝吧！”

杜小帅一张苦脸：“一个人喝够无聊的，你不想喝就少喝一点嘛……”

杨心兰给他个“卫生眼”，外带一声娇嗔的冷哼，霍地起身离座，走向一名伙计问道：“我的房间在那里？”

伙计忙应道：“在楼上，请随我来。”

杜小帅满面生灰——被杨心兰用话抹的，瞧她的拽样，搞得他一头雾水，不知那里得罪了这位大小姐。

是为了在马车内，两次冲跌进怀里，认定了他是存心“吃豆腐”？

你娘咧，这种不算好吃的嫩豆腐送他，他还得考虑呢！

小伙子耸耸肩，当她在起笑（发疯），自己吃自己的。

自从服下龙血和内丹，在他来说，二十斤酒实在是烧款代志（小意思）一碗接一碗地猛灌，不用一会儿，已经清洁溜溜。

人说“少年不知愁滋味”，这小子不过十七岁，居然也想来个借酒浇愁——无聊愁，拉开嗓门叫道：“伙计，添酒！”

伙计应声而至，伸长脖子向酒坛瞄了一眼，有够夸张地道：“哎呀！公子，二十斤酒，您一下子就解决哪？”

杜小帅憋了一肚子气，正好拿他当出气桶，两眼一瞪，开骂：“你娘咧！喝光了犯法吗？”

伙计忙陪笑脸道：“不不不，不犯法，小的是佩服公子好酒量！好酒量……”

杜小帅斥笑：“少噜索，快去拿酒来！”

伙计笑问道：“公子还要几斤？”

杜小帅瞄眼：“尽管上，喝醉了为止，先来一百斤吧！”

伙计咋舌道：“一百斤？公子，您别跟小的开玩笑哪，别说是酒，就是一百斤白水，您也喝不下……”

如果真的是水，也许喝不下，但这酒嘛，嘿嘿！

杜小帅信心一百：“你敢跟我打赌吗？”

这可不是他发明的，而是突然想起“杨弟”曾经跟那酒棚的伙计打过这种赌。

伙计怔了怔，笑问道：“公子是说，能喝下一百斤酒？”

杜小帅邪笑：“对啦，我就是要跟你打这个赌。”

随即从怀里摸出一叠银票，找了一张一百两票面的，放在面前：“如果我喝不下，这一百两银子就是你的，酒菜钱另算。”

伙计心花朵朵开：“那小的先谢了！”好象他已经赢似的，但是还没忘再问一句：“如果小的打赌输了呢？”

杜小帅黠笑道：“我不要银子，只要脱下你的裤子，打一百下屁股！”

其实小伙子又没有病那有兴趣打人屁股，只不过是一个人喝闷酒太无聊，阴天打孩子，闲着也是闲着嘛！

不玩白不玩。

伙计一听，那还用考虑：“赌了！”

客栈大厅的七八张桌子，这时只散坐了十来个客人，大家一听，不约而

同地转过脸来，向这两个“杠子头”行“注目礼”。

掌柜的不但没有阻止，大概是闲太久了，反而授意其他伙计，帮着抬来两坛酒，每坛足有五十斤。

打赌的伙计忙不迭打开坛口的泥封，作个手势道：“公子，请！”

杜小帅一则是太闲啦，一则是想引起回房的杨心兰注意，故意“骚包”的。

想到这伙计待会儿被脱下裤子，翘起屁股捱打的糗相，小伙子就乐透啦。拿起碗来，就往坛子里舀出酒来喝。

伙计却已经开始计划怎么花，这一百两银子的意外之献身。

憋想：“他奶奶的！我在这里干活儿，每天从早忙到晚，一个月不过赚四两银子工钱，还比不上个窑姐儿一晚上的夜渡资！”

于是，他青青菜菜（随随便便），把手一指，要了小桃花。

这姑娘二十四五岁，白白净净，模样儿长的还不赖。

她十三岁就被卖身到妓院，从“幼齿”就开始接客，已有十年以上的经验，春风一度，再度的恩客至少上千人。

标准的“床中玉体千人享，帐内风流万客尝”。

凭她的眼光，一看这小子楞头楞脑象个傻鸟似的，就知道他还是个“在室男”。

果然厉害！

虽然这小子长的既不英俊，也不潇洒，根本不够格称为“小白脸”。但总算还“新鲜”，尤其看样子身体蛮壮实，很合她的胃口。

一进房，小桃花就把全身脱得精光，躺在床上，摆出那撩人的姿态，同时发出挑逗的荡笑。

这小子也老实不到那里去，去年掌柜的那嫁到丹阳的女儿，跟丈夫吵架，气得离家出走，回江宁来向老爸哭诉，掌柜的留她住在客栈里。

那晚她在客房里洗澡，这小子就从墙外的大树爬上去，躲在窗外偷看，不料被经过的路人发觉，大叫捉贼，吓得他从树上摔下，顾不得闪了腰，屁滚尿流地爬起来撒腿就逃。

狗运好没被抓住，绕了一圈，从墙脚下狗洞爬回来，再跟出去帮着捉“贼”，才骗过了掌柜的，否则他小子就早就回家吃自己的啦！

直到那年纪较大的伙计，走到他身旁，用臂肘轻撞了一下，他才从胡思乱想中拎回心神。

定神一看，哎哟我的妈啊！这小子还真能喝，一坛已经报销，加上原先喝的二十斤，足足喝了七十斤以上，居然面不改色！

杜小帅面不改色，他的脸可绿啦！

眼看小伙子一碗接一碗猛喝，心想完蛋了，不但一百两银子泡汤，还得脱下裤子当众打屁股，真是有够惨的……

正在这时候，突见一个年轻乞丐闯进来，眼光一扫，直趋杜小帅这一桌，双手一抱拳，恭声道：“杜公子，李长老要小的来送个口信，他老人家有急事赶往君山去了，请杜公子不必等他，和杨姑娘去金陵去玩吧。”

杜小帅一听，抽翘嘴角：“他走了多久？”

年轻乞丐道：“刚走……”

杜小帅酒也不喝了，放下碗就毛躁地起身往楼上走去。

伙计忙道：“公子，你的酒还没有……”

杜小帅向留在桌上的银票一指，捉笑：“你娘咧，算你走运，一百两银子是你的了！”

伙计笑不绝口，还来不及道谢，杜小帅已奔上了楼。

到了楼上梯口，他才回过身来憋笑：“喂！刚才那位姑娘的房间是几号？”

伙计应道：“十二号，走道最后面那间……”

杜小帅急忙来到走道尽头，举手在房门上连敲几下，急促道：“杨姑娘，杨姑娘，老哥哥把咱们丢下自己走啦！”

房内一点反应也没有，杜小帅干笑道：“杨姑娘，免生气，在怪车里不是我的错，我又不是故意的……”

停了一下，仍没听到主心内有丝毫声息，小伙子苦笑不已，突然伸手一推房门，竟然应手而开。

房内不见杨心兰，却见窗门大开，一个小叫化正从窗口外爬进来。

杜小帅一弹耳朵，喝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小叫化猛一抬头，杜小帅仔细一看，笑声迎人：“杨弟！……”人也冲上了前。

又扮成小叫的杨心兰还来不及开口，已被杜小帅抱起，兴奋地抱着她直打转。

杨心兰怕他乱摸穿帮，窘困叫道：“帅哥，快放下我，让人家撞见了，还以为咱们……”

杜小帅憋笑地放下她，呵呵惹笑：“杨弟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”

杨心兰笑道：“是老酒鬼告诉我，我那老姐在这里的，我就找了来。瞧你正在灌酒，不想打扰，所以我就悄悄溜上楼来了嘛。”

杜小帅眼光一扫，捉笑：“你姐姐呢？”

杨心兰瞄眼：“她走了！”

杜小帅意外道：“走了？为什么……”

杨心兰嘲讽道：“老姐告诉我，她生你的气！”

杜小帅眨了眨眼，有点窘：“生我的气？”

杨心兰表演逼真：“她说帅哥根本没把她放在心上，跟着你反而碍你的眼，所以她走啦。”

杜小帅糗相道：“她上那里去了？”

杨心兰耸耸肩，轻描淡写：“大概回大漠去了吧？”

杜小帅一把拉了她，走向窗口道：“杨弟，咱们快运追她回来！”

瞄了他一眼，杨心兰甩开他的手，坐下跷起二郎腿道：“要追你去追，我可没兴趣！”

杜小帅望着她，有点愣苦：“杨弟，你……”

杨心兰逗笑道：“帅哥，随便她啦。咱们男人在一起，爱干嘛就干嘛，带着个娘们多不方便。而且，她已在生你的气。”

杜小帅憋心道：“哎呀！说我不把她放在心上，真是睦大的冤枉。看在你杨弟的份上，我当然……”

杨心兰讪笑：“少来！她刚才告诉我，说你只关心那姓唐的母女，还有个性李的姑娘！”

杜小帅瘪着笑道：“那不同啊，人家是出了事，女儿跷家，做娘的到处去找她，到现在还没找到，我自然得担心，那位李姑娘，咱们从象山港分手后，连面都没见过……”

杨心兰趁机试探：“当然想啊！”

杨心兰追问：“她是不是长得很美？”

杜小帅想到李圆圆就醉啦：“有够水（美）的！”

杨心兰嘟起小嘴，追问道：“跟我老姐比起来呢？”

杜小帅呆了呆，这才清醒，心想：“好险，差点就说实话，不被杨弟他姐追杀才怪呢！”

弄笑：“两个都漂亮啦！”

杨心兰扭道：“哦？如果她们两个站在你面前，随便你挑，你会选谁？”

杜小帅才不上当：“杨弟，你真爱说笑，她们干嘛要让我来挑？”

杨心兰捉笑：“我是随便问问嘛。”

杜小帅笑瘪着嘴：“那我就随便说说，两个都要……好啦，别谈这些了，就算不去追你姐姐，也得去追上老哥哥嘛。”

杨心兰不感兴趣：“追那老酒鬼干嘛！”

杜小帅脱眼道：“本来咱们说好一起去君山的，刚才他派丐帮的人来通知我，自己一个人赶去了，要我和你姐姐去游金陵。真是开玩笑，他那么急，一定是出了大事，我那还有心情去玩啊！”

杨心兰讪：“丐帮是天下第一大帮，再大的事，他们自己也能摆平，何必要咱们去当鸡婆。”

杜小帅却不由分说，死拖活拉地把她从椅上拖起，拉了就向窗口外跳去。

两人一落地，就直朝城外奔去。

出了城，杜小帅问道：“杨弟，君山往那个方向去？”

杨心兰明知君山在洞庭湖，应该往西南方向走，却故意指向东北道：“大概向这边走吧。”

杜小帅根本是个江湖土包子，东南西北那搞得清，一时不察，被杨心幸给“暗杠”了，拉了她便朝东北方向疾奔。

其实，这条路那是去洞庭湖，是通金陵的官道哪！

沿着秦淮河，由江宁到金陵，不过几十里程而已。

一路上，并未发现老叫化的踪迹。

废话！老叫化去的是洞庭君山，跟他们正好是背道而驰，天差到地追得上就有鬼啦！

金陵属应天府所辖，是南方第一大城，治安相当森严，天一黑就关上了城门。

二人来到城门下，杜小帅抬头一看，城门上方刻的竟是“金陵”两个大字。

小伙子楞呆了上：“兄弟，太离谱了吧，这里好象不是君山也！？”

杨心兰故意装傻惹笑：“哦？我是个大文盲，城门上写什么字？”

杜小帅瘪苦道：“金陵！”

杨心兰心里暗笑，她自然知道是到了金陵，却装出一脸无辜纯真道：“黑皮奶奶！去君山怎么会来了金陵，一定是走错了方向……”

杜小帅怎么忍心责备这样的一个笨蛋呢！笑道：“没关系，只不过多跑点冤枉路而已，咱们回头走吧。”

杨心兰瞄眼道：“帅哥，我整天没吃，肚子好饿，走不动了……”

杜小帅弹耳朵，道：“好吧，咱们进城去吃喝……”突然神一变：“不行，我憋不住啦！”

说完他就毫无顾忌地，当着杨心兰解开裤子，对着城墙下撒起尿来。

杨心兰又瘪又窘，吓得赶紧转过身去。

杜小帅这泡尿还真长，好几十斤酒装进肚里，也亏他能憋这么久，还跑了几十里路。

尿完，他一面束好裤子，一面笑道：“哇噻，这一泡尿真爽，好象跟女人……”

忽听背着身子的杨心兰问道：“帅哥，你跟女人玩过？”

杜小帅一听，知道说溜了嘴，斥笑：“那有，我只是打个比喻啦！”

杨心兰虽已改扮男装，毕竟不好意思再追问。

城墙虽有好几丈高，对一般会轻功的江湖人物都形同虚设，自然更不会看他们在他们眼里。

二人施展轻功跃上城墙头，一摇三摆地进了城。

城里，二更刚敲不久，正是夜猫子开始活跃的时刻，做宵夜生意的酒铺门庭若市，猜拳行令之声频频传出，乱热闹一把的。

艳织高张的妓院，呼来喝去的赌坊，更是嫖客、赌客你来我往，有够热闹，将金陵城点缀成花花世界。

杜小帅晓得“杨弟”最爱吃狗肉，要他高兴，发现处灯笼上写着斗大“香肉”两字的酒铺，便兴奋地拉了她进去。

哇噻！别看这家酒铺不大，里面却是高朋满座，挤得满满的，都快没空位了。

来这里的客人，差不多都是老主顾，他们全是对狗肉有特别爱好的老客，佐料少放了那一样，尝一口就能吃出来，绝对别想打马虎眼。

杜小帅眼光一扫，见最里面的角落上，正好还有张两人对坐的小桌空着，赶紧和杨心兰过去坐下，以免晚一步坐无！

两人坐了半天，只见店里的伙计忙进忙出，抬着一锅锅的香肉出去，却不见有人过来招呼他们。

杨心兰不禁毛了心，她已改回小叫化，不必再保持形象，故作淑女状。伸手在桌上用力一拍，大声喝道：“伙计！伙计！”

几个伙计忙得不亦乐乎，根本没人理她。

杨心兰更毛火了，开骂道：“黑皮奶奶！店里的人全死光啦？”

掌柜的转过头来把眼一瞪，走出柜台。

这家伙四十来岁，满脸横肉，一双牛眼，看样子也不是省油灯。他走到桌前来，一脸不屑：“臭要饭的，你穷嚷嚷个什么劲儿！”

杨心兰怒问道：“咱们进来坐了老半天，为什么没人过来招呼，是不是怕咱们付不起银子？”

掌柜的眼皮一翻，有够拽的：“有银子也没用，香肉已经全部卖光，明晚请早吧！”

杜小帅阴阳怪气憋声道：“搞屁啊！一锅锅往外抬，怎么会卖光了？”

掌柜的很势利，见小伙子穿是的一身华服，立刻变了一付嘴脸，陪笑道：“就因为香肉全被人买去了啊，否则小让有生意上门还不做吗。”

杨心兰怒哼一声，问道：“谁买那么多香肉？”

掌柜的冷冷道：“咱们开店做生意，可没资格追问人家是谁，又不调查户口。银子付了，教咱们送到那儿，咱们就送到那儿。”

杨心兰瞪眼道：“你们抬出去的香肉，送到那里去？”

掌柜的道：“吉祥庵！”

杨心兰斥笑道：“黑皮奶奶，臭吹，尼姑吃香肉，我还没听说过！”

掌柜的把眼一翻：“吃不吃是他家的事，咱们只负责把四大锅香肉送去！”

杜小帅弹了弹耳朵，捉笑道：“掌柜的，吉祥庵在那里？”

掌柜的答道：“出了太平门，一直走，几里路就到了……”

不等他说完，杨心兰存心给他吃瘪，突然起身走了出去，当他在放屁！